

盲人看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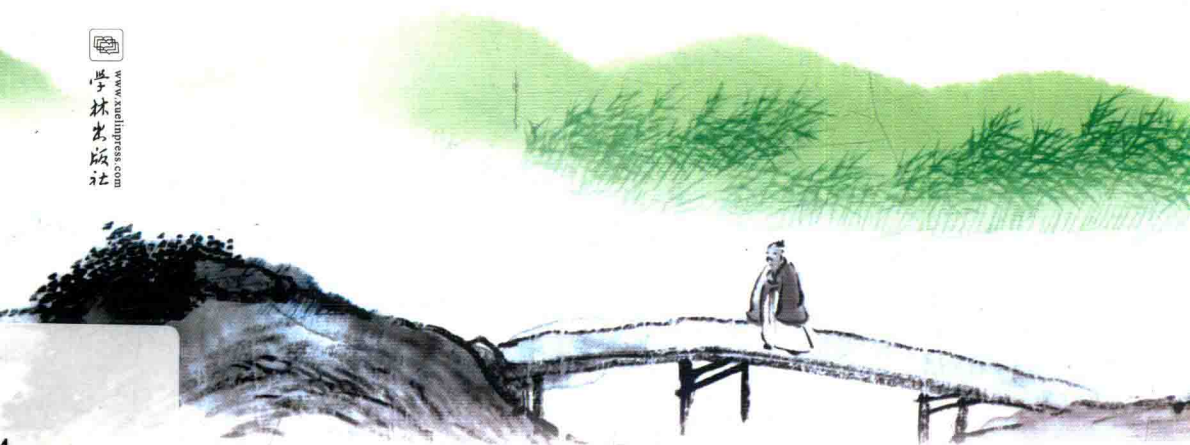


江南人文手记

陈益 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盲人看花



江南人文手记

陈益 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盲人看花：江南人文手记 / 陈益著. —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486-0886-8

I. ①盲…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5577号

盲人看花：江南人文手记



作 者——陈 益
责任编辑——蔡雱奇 解永健
特约编辑——王继红
封面设计——魏 来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电话/传真：021-64515005
网址：www.xuelinpress.com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网址：www.ewen.co
印 刷——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20 1/16
印 张——12.5
字 数——17万
版 次——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0886-8/G·334
定 价——30.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城市之声

运河，我的水天堂	(3)
濠河的气质	(8)
丁文江的家园	(12)
饥饿是美食的一种状态	(15)
两个轮子承载的文化	(18)
在趋时与怀旧之间	(22)
文化，作为生活习惯	(26)
以竹为衣	(29)
泥土的分量	(33)
鸣秋	(36)
鸟语	(38)
笑作坊主	(40)
雪茄的哲学	(43)
房间的第五堵墙	(45)
苏州塘	(48)

记忆之余

马可·波罗的书法	(53)
周庄个人记忆	(58)
水乡古镇“申遗”的十字路口	(69)
石首鱼与娄县	(75)

谁来拯救文学生态——从凤凰网首届原创文学大赛说起	(78)
下笔有神	(82)
饥渴的读者	(86)
黄姑村的非遗与非议	(88)
世相一直在复制	(92)
食指与筷子	(95)

书人之思

百年前的“言文一致”	(99)
陆文夫的会议通知	(101)
于光远情寄蟹乡	(103)
南洋画派先驱刘抗	(105)
槃亭先生与《槃亭图》	(107)
当祥林嫂遇见鲁迅	(112)
盲人看花——《梅花草堂笔谈》的生命意识	(115)
文章里和文章外——从《传是楼记》说起	(120)
心有戚戚——归有光散文中的“惠爱”观	(127)
怪人龚自珍	(133)
求志园的符节	(135)
收藏的至境	(138)
徐燕谋与《围城》	(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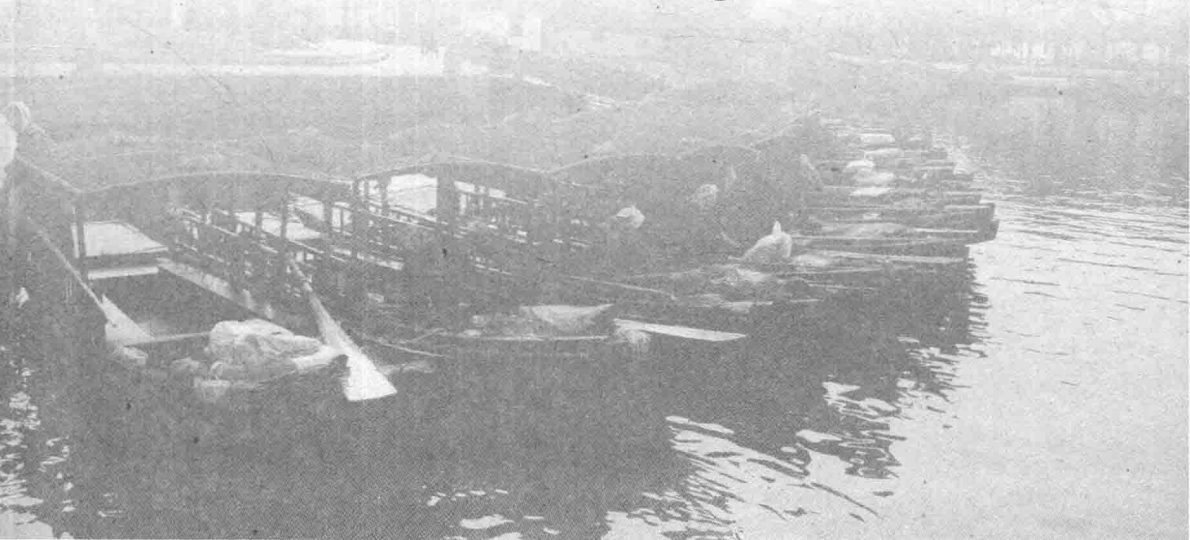
昆腔之味

少儿不宜《牡丹亭》	(149)
性命以之声色场——歌姬、文士与昆曲	(153)

梁辰鱼的酒量	(157)
申时行的黑色幽默	(160)
从《陶真野集》看顾坚	(164)
为昆曲而生的三弦	(167)
昆曲的乡戏	(170)
“辛亥革命”后的昆曲传承	(173)
独立	(175)
辨曲者	(177)
昆曲发源的“多点一体”	(179)
昆曲究竟患了什么病	(184)

城市之声

- ◆ 运河，我的水天堂
- ◆ 濠河的气质
- ◆ 丁文江的家园
- ◆ 饥饿是美食的一种状态
- ◆ 两个轮子承载的文化
- ◆ 在趋时与怀旧之间
- ◆ 文化，作为生活习惯
- ◆ 以竹为衣
- ◆ 泥土的分量
- ◆ 鸣秋
- ◆ 鸟语
- ◆ 笑作坊主
- ◆ 雪茄的哲学
- ◆ 房间的第五堵墙
- ◆ 苏州塘



运河，我的水天堂

一只蝶形风筝被和风托起，仿佛贴在了环球中心大厦顶端，让古运河畔的风景变得生动起来。

自然博物馆、科技馆、商务楼和巨无霸式的球状影院，错落有致，在绿树簇拥下构成文化广场，彰显着城市的现代气息。在一侧的大桥下，是从隋朝就不息流淌的运河南端。一千多岁的运河，着实老了，全然没有往昔那种橈帆接天、舟楫相衔的情景。但依然波光粼粼，烁动着生命的光芒。无论到哪一天，它都是水天堂。

杭州的前身钱塘，原本只是一座小城而已。隋唐以后，升县为郡，才渐渐走向繁荣。南宋定都临安，杭州更雄称为全国第一州。此后的几百年，一直左右着江南的经济与文化。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无疑是杭州的骄傲，其根源却跟大运河的沟通密不可分。北抵涿郡、南达余杭的大运河，既是一条经济渠道，也是一条文化命脉。它不仅滋润着广袤的土地，养育着众多的生灵，也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宗教、茶艺、饮食、桑蚕丝绸、戏曲曲艺、园林、藏书楼阁乃至桥梁古塔，哪一样不是宝贵的遗产？即便一块城砖、一截井圈，也意蕴无穷。

我站在高高的桥上，任和风扑面而来，欣赏着运河两岸的街市、楼宇、园圃，看满载着建筑材料吃水很深的船儿慢腾腾前行，在水面拉出长长的波痕。想起昨晚看过的歌舞《宋城千古情》，我不能不为城市的沧桑巨变而感慨。北宋词人柳永的词句“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将杭州的富庶写到了极致。而“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橈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及“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

矣”等等描述，则是最好的注脚。当年，因为繁盛，城市景象足以令人驻足观赏。坐在傍河的酒店茶坊里，客人们凭窗小饮、品茗，远眺河上景色，从清晨直至深夜。无数条航船停泊在桥下岸边，星星点点的灯火别有韵味。这比西湖的灯火壮阔得多了。今天的杭州成为“休闲之都”，源远流长；“品质生活之城”，也有缘有故。

人们将京杭大运河塑成了铜雕艺术品，从京城开始，一一标明沿途的城镇村寨，在桥面上铺展。运河，是我心中的家国情结，是我的水天堂。许许多多的日子正是从这里启航，被风帆颳起……

二

顺着运河，我从葑门外进入苏州城南。在崭新的公路桥边，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觅渡桥，仿佛是一件古意盎然的摆设。拆除了凋敝老屋和陋街的运河岸，修葺一新，凉亭、回廊、码头、堆砌的湖石、新栽的树木，构成了一条足可游览的景观带。哪怕是寒风凛冽，依然有恋人相拥相依，喁喁私语。

谁也不能割断穿城而过的运河与古城苏州的生命维系。

当年，奢侈的隋炀帝大兴土木，筑通这条长达四五千里的大运河，自然不仅仅是为了下江南欢娱迷楼。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对着镜子悲壮地吼一声：“好头颅，不知该谁来砍它？”但他以残暴方式立下的赫赫功绩，终究让苏杭一带发达的水网和成熟的农业经济，在漫长的岁月里孕育出星罗棋布的城镇。那些城镇，原本不过是一个个自发的集市，由于地处水路要冲，物资流通方便，自然形成了商业性集镇。从宋元开始到明清时期，这片膏腴富庶的土地，逐渐改变了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结构，推广植桑、养蚕、种棉，不仅为手工业提供了大量原料，更使家庭副业蓬勃发展，繁盛就在预料之中。

虽说觅渡桥始建于元大德年间，但这座桥在后世却留下了深远的印迹。织工葛成曾率领民众奋起攻打设在桥堍的税卡，以解除苛捐杂税。1862年，太平军派重兵驻守觅渡桥，为了防止清军和洋枪队的偷袭，在桥前的河底里放置了大量的

水草。当洋枪队的小轮船从运河里驶来时，螺旋桨被水草卷住，再也无法转动。于是，轮船上的洋枪队遭到了沉重打击。跟运河关联的一切，老苏州们至今仍可娓娓道来。

若干年前，年轻的我们曾经结伴，过苏州，越同里，下乌镇，浪漫地泛舟运河，饱览了水上春色。在船舱里放眼望去，粉墙黛瓦的渡亭，在运河两岸遥遥相对。油菜花，柠檬黄中泛出一片金色；紫云英，暗红与粉红相间，斑斓又不失和谐；麦苗则是纯净的翠绿，绿得那么浓，那么亮，将河水都映得一派明绿。犹如街市般热闹的古运河，风帆接着风帆，船队衔着船队，日夜熙熙攘攘。还有那手摇的小木船，欸乃而行，似乎是一把低沉的二胡，在一往情深地演奏春曲。黄昏，从河汉的芦丛里悄然漫起的暮霭，先是钢蓝色，逐渐变为浅灰、淡黑，丝网一般垂挂在桦树的枝梢上。嫩叶初绽的桑林，绵延在运河两岸，迷茫一片。

对于乘客，旅途无疑是冗长的。“哒哒哒”的机声，单调而又旷远，使人厌倦。我想，终年漂泊在水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节奏太缓慢了，然而谁也无法改变环境。先人们开凿这条通道，把纤绳嵌在隆起的肌肉里，背着吃水极深的木驳，溯流而上，那弯弯曲曲的纤路漫漫无期，更不知载走了多少光阴……

举目望去，那首尾相接、浩浩荡荡的船队，构成了大运河的习常所见。船儿的后艄上放着花枝纷披的盆栽，竹杆上晾晒花花绿绿的衣衫，人们一边熟练地掌舵，一边休闲地品茶聊天，全然把运河当作自己的家园。那是别致的水上住宅区呢。

如今，船队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中消失了。连日夜飘泊于浩淼烟波的连家网船，也不满足于鱼虾和柴米的交换，宁可让鱼鹰充当旅游节目的主角。人们忍受不了龟速。快递、快步、快餐、快客……一个快字，清楚地勾勒出迫不及待的心态。多情的诗人不再为江流吟哦，画家浪漫的笔触涂抹几许隔膜。艤舫、舳舻、檣橹之类的词语，仅仅出现在汉字听写大会。胸怀大志的企业家们，习惯了快节奏的经济运作模式，更觉得难以从慢吞吞的河面觅得利润，尽管水上航行自有降本、环保的优势。

江南古镇



我忽然想起，运河上已多年不见帆影了。不见帆影，才发觉它蕴涵的意味很值得留恋。

三

当汽车在岸边风驰电掣，帆影悄然消失，拖驳日渐减少，来往于苏杭间夜航船的优雅诗意被机器替代，日夜流淌的河水还将“运”什么呢？我很不情愿地思忖，难道将运河视为生命，就必然会有从弱到强、由盛转衰的周期？

每个人总是从自己的角度亲近运河。为了觅得描绘江南的佳句，诗人宁肯白发搔更短；为了江畔一片湿地的绿色，环保主义者不惜奔走呼号；哲学家殚精竭虑地揭示生活逻辑，以颠覆多年形成的陈规旧习。但，一切都涵盖于城市发展之中。发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道理。自古以来，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如乳汁一般浇灌着两岸沃土，这里始终保持着旖旎的水乡风光、宁静的生活环境和浓郁的文化氛围。假如不是国门洞开、禁锢打破，让蜗

居一隅的人们看到了无比精彩的外部世界，或许仍然以继承稻米莲歌、耕桑读律、科名相继的传统而洋洋自得，像祖祖辈辈那样终老于斯。

发生深刻变化的，除了人，还有土地。仅仅几年工夫，一年稻麦两熟的土地，突然变成了马路，变成了厂区，变成了绿地。昔日阡陌纵横、蛙鼓阵阵的田野，魔术般地涌现了生产环保涂料、新能源设备、电子元器件的流水线……口袋里装着大学文凭和身份证的青年人，纷纷从老远的地方赶来找工作。他们穿着与厂房有相同Logo的工作服，生活得十分自在，只要看看他们在银行门口的自动取款机前排队的神态就明白了。附近村上的青年人乘势跳出田角落，去寻找新的生活空间。从乡下人变成城里人，只有一步之遥。他们中的佼佼者，能熟练地运用英语或粤语，与各种肤色的人交朋友，提供各类信息，以最简捷的方式办妥相关投资手续。坐在咖啡厅里，谈论卡布基诺、摩卡或者拿铁，犹如他们的祖父谈论籼稻、糯稻和粳稻一样。

不太适应的，或许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的身上有深刻的稻作文化烙印，从谈吐和思维方式、服饰和走路姿势、风俗和生活习惯，都能明白无误地看出。水稻对于他们的精神影响是抹不掉的，没有哪种植物凝聚了他们如此多的心血。谁知，历来与他们生死攸关的水稻，在江南水乡竟无足轻重了。凭他们的年纪无法进入外资企业上班，哪怕当门卫。离开了犁耙扁担，没有了屋后的一片竹园，集中居住在城郊的公寓楼里，听不见鸡犬之声，他们无奈且失落。

运河见证着这一切。

绿水红栏，烟雨江南。古老的运河犹如一条银色的项链，串起一个个集镇村落，垂挂在广袤丰沃的土地上。但，我们不能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生活中不仅仅需要柔美，还需要比柔美更结实、更持久的东西。

“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庄子所勾画的自然状态，历来是属于运河的。那么，我的水天堂，今天我又该怎样在你的臂弯吟唱？

濠河的气质

一群女大学生在濠河边寻觅背景，拍摄毕业照。她们身穿月白色斜襟上衣，黑色裙子，一派民国范儿，像燕子似地穿过刚刚进入梅雨季的潮润的风。博物苑的照壁上，镌刻着张謇手书的诗句，每一个笔画都满溢着营建完成时的欣悦与豪迈。

濠河其实是护城河。它全长十公里，曲折迂回，犹如倒置的葫芦形状，环抱老城区，这颇不多见。更不多见的是掩映于绿荫丛中的民国建筑，无论是博物苑南馆呈凸字形的西式二层楼房，还是张謇当年住过的“濠南别墅”，都以深灰色砖为主体，红砖点缀，显得大气开放。哪怕是桥堍一处平常的楼房，也能看出中西合璧。对于一直关注江南明清建筑的我们，尤其觉得醒目。

我在博物苑内随处参观。亭榭、假山、荷池与西洋建筑并存，传统习俗与欧式风格共处。开放着紫色和白色花儿的藤蔓攀向敞亮的阳台，行书对联在客厅里袒露主人的心迹。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人名与地名连在一起的，自有独特缘由。康有为被称作康南海，李鸿章被称作李合肥，梁启超被称作梁新会，翁同龢被称作翁常熟，张謇则被称作张南通。

即使离开了这个世界八九十年，张謇仍然影响着南通。

自古以来人们往往因高中状元而出仕入相，张謇却是一个状元实业家。如胡适所说，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在20世纪初，张謇对于家乡南通，就有很前卫的规划，他接受西方建筑的先进理念，努力将南通建成花园城市。濠河岸边的公园，就是他当年的手笔。因为张謇，南通这个弹丸小镇，以“唐家闸”的名字，印上世界地图，得以进入世界视野。他先后在唐家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

厂、资生冶厂。为了便于运输，又在唐家闸兴建了天生港，在天生港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成为南通主要的长江港口。由于他兢兢业业，“下走之为世牛马，终岁无停趾”，“行年七十，不敢自暇逸”，南通因而成为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况且，它与洋溢着海派文化、得风气之先的大上海，有着血脉与性格的勾连……

博物苑内有一处俏丽的美人石，张謇曾特意为之写过《美人石记》：

石故有名，明顾大司马珠媚园物。园再易主，至王氏复落。光绪癸卯，总兵朱鸿章取送常熟相国，不受，委福山江干。大小凡百六七十枚。尘沙雾雨之所沦湮，舟子樵童之所侵侮，污垢断裂，且旦且莫，兹三石其尤可怜矣……

原来，美人石与张謇的恩师翁同龢有关。最初，翁同龢看重张謇的才能，极力提携。进士及第后，他们在诡谲的政治风浪中又同气相求。1899年，翁同龢因支持维新，被慈禧太后革职回籍，责地方严加约束。张謇“忧心京京”，深感“朝局自是将大变，外患亦将日亟矣”。履霜知冰，他断然脱离宦海，借故回到南通。不久，特前往常熟看望恩师。途中，张謇在福山江边发现了一堆太湖石。经打听，才得知它们原本是明代大司马顾养谦的园林——通州珠媚园的宝物。珠媚园几易其主，到清代末年已破败不堪。几年前，狼山总兵朱洪（鸿）章将园中奇石运至常熟，想赠给重权在握的翁同龢，其用意不言而喻。谁知清廉的翁同龢不愿接受，奇石被弃置江边，与泥沙为伍。

张謇在营建博物苑时，忽然想起了这堆太湖石。忙托请狼山总兵李祥椿将石运回，堆叠于苑中国秀坛，供众人欣赏。最大的一块便是“美人石”，曼妙多姿，观赏之余令人浮想联翩。

翁同龢在京邸养有一对白鹤，后辗转赠送给南通博物苑。张謇十分喜爱，还

修筑鹤室以供栖息。但由于饲养者疏忽，白鹤患病死去，张謇为师生之谊而感伤，写下了长诗《吊鹤》。

完全是出于个人兴趣，我试图探寻他的艺术气质。

张謇不仅仅主张棉铁主义，以此作为工业化发展的战略，他的内心始终洋溢着艺术家的激情。比如他的书法，雄强洞达，沉稳大气，显然是一生临池不辍的结果。当年翁同龢就在张謇的试卷上评价：“文气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他偏好戏曲，特别喜欢观赏梅兰芳演戏，每观一剧，必有一诗。“老夫青眼横南北，可忆佳人只姓梅”这样的句子，写得何其有情味。创办大生纱厂时，遇到了种种磨难。他别出心裁地以画寓意，给某些人以辛辣的讽刺。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大胆吸收西洋风格，更是体现了浪漫情怀。

值得一说的是张謇与沈寿的知己之情。

被誉为“绣圣”的沈寿，十六七岁就成为苏州有名的刺绣能手。后来许配给苏州举人余觉。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沈寿绣成一堂八幅的《八仙上寿图》和三幅《无量寿佛图》献给慈禧，慈禧当众赞叹为“绝世神品”。不久，慈禧责成商部在北京设立绣工科，派余觉任总办，沈寿任总教习，这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绣艺学校。

1910年，清政府在南京举办全国第一届南洋劝业会，张謇被任命为审查长，沈寿则是绣品方面的审查人。他们有缘在劝业会上初次相识。翌年，辛亥革命爆发，沈寿夫妇流落到了天津。恰逢张謇在南通筹建女子手工传习所，多次发信诚邀沈寿夫妇南下，沈寿终于来到南通。在这之前，沈寿就因绣《意大利皇后像》而获得意大利国王颁发的奖章和钻石金表。到南通后，她抱病赶绣由颜文梁提供画稿的《耶稣像》。在张謇的推荐下，这件杰作参加1915年旧金山世博会，并荣获金奖。

沈寿身体羸弱，疾病缠身。张謇对她深切关心，不仅延请名医为之治病，让她搬到环境幽静的“谦亭”休养，还收她为学生，亲授诗词。他从《古诗源》

中选了七十多首诗，亲自抄写、注解，装帧成一本小册子，题名《沈寿学诗读本》。为了回报张謇的关爱，沈寿用自己掉下来的头发丝绣下“谦亭”二字赠给张謇。

1919年，沈寿旧病复发。张謇担心刺绣技艺失传，在征得沈寿同意后，每天抽出一定时间，由沈寿口授，张謇笔录，花费三个多月时间，写成一本《雪宦绣谱》（雪宦是沈寿的号），使沈寿的刺绣绝艺得以流传后世。张謇在《绣谱》序言中说：

积数月而成此谱，且复问，且加审，且易稿，如是者再三，无一字不自謇出，实无一语不自寿出也。

一个是状元企业家，一个是刺绣艺术宗师，彼此成为知音，至死不渝。他们之间的情愫，不仅让余党产生难以排遣的积怨，无疑也在张謇的心头激起不息的涟漪。然而，所有的一切，都已消融在濠河的清流中，不是凡夫俗子们所能随意忖度的。

行走在濠河上，我不由沉思，无论是实业家、银行家，还是军事家、政治家，哪怕是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艺术气质都是不可或缺的。犹如风，能令河水激荡……